





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  
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爲禾黍悽然詠黍離篇道  
中作詩二首爲謝晦傅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  
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  
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宮官列卑引升上席  
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杖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  
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  
中舍人時尙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  
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  
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始安太守

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  
令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  
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  
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  
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  
旣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  
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  
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  
對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  
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

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爲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衍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

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以訓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

南史卷三十四 列傳  
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  
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  
復光暉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  
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  
詔恩抵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  
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  
交游鬪茸沉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  
憤薄之性私恃顧眄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  
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宴班觴肆詈上席山海容含每  
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

聞聲問過情孟軻所耻况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  
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  
教增耀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凌弱  
免所居官詔可後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  
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  
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  
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  
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  
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  
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

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尙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阼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

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基也驕佞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諡曰憲

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縣絕文帝嘗各勅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惠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爲宋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爲在府有稱不宜回改

乃止隨府轉安北領軍北郎中府主簿初沙門釋僧含精有學義謂竣曰貧道常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叙之言遂宣布聞於文帝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見唯竣出入臥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阼歷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

吏部尙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旣隆  
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  
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人言顏竣瞋而與人  
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  
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  
孝武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  
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  
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  
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疆以比  
漢侍中辟疆張良之子也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

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卽位  
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  
盜鑄者雜以鉛錫竝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  
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  
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  
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與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  
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  
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  
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  
化爲財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



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  
欲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  
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  
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  
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曰  
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  
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  
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  
重尙不可行況又未見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笑  
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入間  
卽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鑿如今

之翦鑿者謂之來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  
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  
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  
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  
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縷環其錢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  
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  
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人飢竣上言禁楊一月  
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尙書領太子右衛率未  
拜丁父憂裁踰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  
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

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藩朝之  
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卽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  
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竝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  
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  
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下時旨大明元  
年以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旣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  
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  
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  
被誅謂爲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  
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窺覘

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  
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辱罔  
顧威靈莫此爲甚懷挾姦數包藏隱慝豫聞中旨罔不  
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  
聞內懷猜懼僞請東牧以下天旨旣獲出藩怨詈方肆  
反脣腹誹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  
桓經時方構間勲貴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  
顛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道  
說非復風聲宜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  
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

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  
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  
煩思慮懼不全立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  
誕爲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  
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  
子辟疆徙交州又於宮亭湖沉殺之竣文集行於世竣  
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  
軍以兄貴爲憂先竣卒明帝卽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  
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夔伏事蕃朝綢繆  
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夔延之第三子也

顏師伯字長深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領  
軍司馬晦鎮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  
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  
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  
臧質女也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孝武爲徐州師伯  
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諧  
敏進之孝武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  
鎮師伯以主簿送故孝武鎮尋陽啓文帝請爲南中郎  
府主簿文帝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  
伯孝武啓爲長流正佐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卿可自

板然亦不宜署長流乃板爲參軍刑獄及討元凶轉主簿孝武踐阼以爲黃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羣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師伯携蒲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仍遷吏部尙書右軍將軍上不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七年爲尙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爲吏部尙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爲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諸道惠顏禕

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勅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干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愛任如初孝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尙書侍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卽位復還卽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奏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又遷尙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轉師伯爲左僕射以吏部尙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

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與  
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  
之聞而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  
子皆見殺明帝卽位謚曰荒帝豐財效妾鸞樂盡天下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  
安太守懷文少好立理善爲文章爲楚昭王二妃詩見  
稱於世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  
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  
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尙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  
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

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領襄陽出爲  
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  
嘉二十八年誕嘗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安南府記室先  
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  
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洩懷文因  
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弑立以爲中書侍郎孝武  
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劾大怒會殷冲救得免託疾  
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驃騎錄事參軍淮陵  
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  
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尙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

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尙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必從之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旣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

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彌馮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實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笑稱善揚州移會稽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旣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

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  
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  
景文顏師伯被勅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次稱竣朗  
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叙景文  
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悅上又壞諸郡士  
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  
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  
以爲言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  
間買絹一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  
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

舊子尙等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  
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  
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  
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  
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  
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  
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  
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  
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  
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

臥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怒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常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旣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

賜死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孝武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孝武世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竝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深冲冲字景綽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爲



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齊武帝爲江  
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齊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  
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卽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  
明四年爲五兵尙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  
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  
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  
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  
奏彈深子績父在儻白憶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  
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爇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  
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

歷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諡曰恭子念夫  
曇慶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曇慶仕宋位  
尙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  
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爲徐州刺史時殿中員  
外將軍裴景仁助成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  
慶使撰秦記十卷叙苻氏事其書傳於世曇慶謹實清  
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太老  
子耳世以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尙書世爲將軍大將軍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  
兄嶠尙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

江王禕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卽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矜誇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爲廬陵內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解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

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族孫顒

顒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顒七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顒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

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  
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  
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  
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元徽中詔爲剡令有恩惠百  
姓思之齊高帝輔政爲齊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後  
軍參軍山陰令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  
東宮顒遷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深見賞  
遇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  
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塵尾來四十餘載頗  
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

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  
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常  
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  
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  
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  
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  
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  
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  
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  
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  
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  
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  
於官子捨寶文會捨字昇逸幼聰穎顒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  
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  
辯弱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從兄綿爲剡縣賊汙不少  
籍沒資財捨乃推宅助焉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  
學尚書僕射江祐招苞講捨造坐折苞辭理逾逸由是

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  
委焉遷太常丞梁武帝卽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顒素善  
重捨才器言之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  
捨出先是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  
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  
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  
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  
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  
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  
爲有公輔器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

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  
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  
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爲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  
包六爻今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  
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嘗  
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  
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皆悅與人論譁終日不絕而  
竟不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  
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夏華堂閨閣重邃捨  
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障壞亦不修歷侍中太子詹

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餉捨  
衣履及婢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上臨  
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諡曰簡子初帝銳意  
中原羣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大通中累獻捷帝思  
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爲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  
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  
異以旌善人捨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弟子弘正  
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  
弘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  
論輒異之曰觀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

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不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豈俟策試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俳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旣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

於此矣旣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日夷上仁之義執子臧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爲尙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卽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復詔答之後爲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應流徙勅以賜干陁利國未去寄繫尙方於獄上武帝

講武詩降勅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  
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阨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  
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  
此矣臺城陷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  
改姓姬氏拜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東  
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  
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  
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  
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  
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

當僧辯卽日啓元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  
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  
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戶尚書  
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禪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作  
達如此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  
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  
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爲玄宗  
之冠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祕府圖籍勅弘正讐校時朝  
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陝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  
欲歸建業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卽都江陵云建康

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  
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  
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  
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  
褒後因清間密諫還丹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  
日衆中謂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爲無理吾昨夜思之  
猶懷疑惑褒知不引納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至于  
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  
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  
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

漢宗慄乃言弘正王褒竝東人仰勸東下非爲國計弘  
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  
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是私計不衆人默然而人  
情竝勸遷都上又會以後堂大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  
百人帝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  
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左右而闈人也頗有幹用故  
上擢之及是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  
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邪上深感其言卒不能用  
及魏平江陵弘正道歸建鄴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  
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



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  
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卽位遷特進領國  
子祭酒加扶大建二年授尚書右僕射尋勅侍東宮講  
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弘正  
特善立言兼明釋典雖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  
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諡曰簡子所著周易講  
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  
經疏二卷集二十卷行于代子豫立年十四與俱載入  
東乘小船度岸見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  
豫立遂得心驚疾次子墳尚書吏部郎

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  
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  
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坤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  
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孝勝在蜀武陵建  
號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竝獲譏於代弘讓承聖  
初爲國子祭酒二年爲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  
仁威壘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

劉穀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濱縣侯累遷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虿矣太建七年卒遺疏氣絕之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旣應侍養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內唯安白布手中麤香鑪而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立言位都官尚書禎明初卒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靈運旣以取斃延之亦躓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己者矣士遜援筆數罪陵讐犯難餌彼慈親再之獸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乎免矣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忘退旣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懷文蹈履之地足以追縱古烈孔母致懼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侔儻爲尤顛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周捨傳雖廣夏華堂○夏應改厦

周弘正傳又請釋乾坤二繫○坤監本作《弘讓傳今

此乾坤易位句同立以爲中書封贈奉安人持平公對

今史番並叶請直思之南宋書前

本則對今是正

蘇頌曰勳勳亦十學世其寒人避青公中令○與

楚土言禁懸一月息木

宋書

南史卷三十四考證

南史卷三十四考證

南史卷三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先列傳第二十五

劉湛

庾悅

族弟登之  
仲文子弘遠

仲文

仲文族孫仲容

顧琛

顧覲之

孫憲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

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經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

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爲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

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

乾隆四年校刊

南史卷三十五

列傳

一

無所受時論稱之服闋爲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其器幹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爲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傷

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爲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

子日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搆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

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受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旣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竝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

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父悖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

字斑獸故云斑也遷丹陽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旣乖豐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旣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黯等從誅弟素黃門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日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怪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義

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爲司徒右長史桓玄篡位爲中書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竝貧躡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時衆人竝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旣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

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將府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預計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爲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言卽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



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嘲後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已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爲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爲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卽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

弟仲文

仲文位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

晦權重朝士竝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陽丞旣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爲吏之道定於受勅之日矣名器旣正則禮亦從之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爲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

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仲文遊二人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蕃湛伏誅以仲文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文爲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

譏領選旣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爲政晉武不爲明主斷鬲令史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改作城門校尉耳若言仲文

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  
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  
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  
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卽遠出陛下聖叡反更遲遲  
於此仲文身上之豐旣自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  
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  
下顧問旣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  
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時仲文自理不諳臺制  
令史竝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  
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非爲不

解直是苟相留耳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  
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  
珣時賢少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  
邪孔萬祀居左局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不癡  
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也文帝猶優遊使尚  
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臣思張遼之言關羽  
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  
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  
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與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  
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仲文有諸不可非惟一條遠

近相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蘇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槃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甚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黃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與仲文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仲文乃啓用爲主簿卽語德願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

復何極縱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臥紫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爲丹陽又以問尚之答言仲文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所聞天下議論仲文恒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勢是老王雅也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政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逃一凡人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

能不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也臣謂仲文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豐如山榮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已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

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酈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之仲文從弟徽之

位御史中丞徽之子漪齊邵陵王記室漪子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  
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  
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  
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  
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爲府佐竝以強  
學爲王所禮接後爲永康錢唐武康令竝無績多被推  
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  
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  
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爲尚書左丞坐推糺不直免官仲

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  
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  
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會稽卒仲容抄  
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  
三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代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  
愼竝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  
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  
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  
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

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顧碩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爲刺史卽以琛爲會稽太

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闔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竝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卽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

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爲貞烈  
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  
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  
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剪  
錢及盜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廢帝卽位爲吳郡太守  
初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  
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  
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  
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  
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

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  
立廟方山號曰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  
奉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後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  
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  
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  
曰勅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  
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先是  
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深之及  
琛吳音不變深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  
書卒於太常吳時吳人也高祖贈字公嘉晉平吳內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  
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  
爲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  
官郎殷劉隙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腳疾免  
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  
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爲山陰令山陰劇邑  
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  
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  
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爲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  
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

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  
爲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吏  
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  
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刳腹五藏  
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  
夫五藏刑子不孝母子棄市竝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  
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  
哀矜覲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爲  
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後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  
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

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  
吾不爲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諡曰簡子覲之家門  
雍穆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  
之禁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  
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  
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  
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  
命論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  
太子舍人覲之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  
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己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  
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  
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  
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  
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爲  
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  
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  
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又  
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  
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

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犂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犂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犂非苟通儻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

利物耳旣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已功或禁遏別道人生理會凡如此類不經犂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喧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乏從豐良由饑棘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贏竝皆舊格有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其所欲舉腹心亦當獸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爲

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  
害於人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  
之言便宜者非能於人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卽  
日不宜於人方來未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  
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人貲不滿三千  
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  
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人三五屬官竝惟正  
百端輸調又則常然皆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  
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  
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

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  
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  
俊竊尋人之多僞寔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  
勤劇奇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庶黎之  
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  
藏疾納洿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累千  
符旨旣嚴不敢聞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  
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殊刑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  
伍流離道路時轉窮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  
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

縣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  
沉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寇擾公  
私殊燼彌復特甚儻逢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  
鼓送恤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  
本是壻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武帝竝從之  
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兗南豫  
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  
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  
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  
德音卽命罷屯禁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

其祖覲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  
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永明中爲豫章內史在任清  
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  
梁武帝平建鄴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  
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  
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天監八  
年卒於家臨終爲制勅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  
生旣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  
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

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杼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

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疎怠祠先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已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才能實包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爲臣則君臣之道變用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宗悅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鵝炙以速尤乾餼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賄而爲災乃徇財之過也顧琛吳

郡徵兆於初筮覲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  
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爲易遇觀其  
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南史卷三十五

南史卷三十五考證

劉湛傳博涉經傳○經閣本作史

武帝入受晉命○入監本訛又今改从宋書

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第二琰字監本  
誤母今从宋書改正

主佐之間嫌隙遂構○佐監本訛佑今从閣本

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日自是亂法耳○監本作不  
言無戎應亂今从宋書

庾悅傳經前不答毅時衆人並避○時宋書作語  
庾登之傳子仲遠○仲宋書作冲

夷登之於手於後○中宋書并中

夷登之於手於後○中宋書并中

言無其類廣今从宋書

又日不言無其類廣今从宋書

主式之間難類類○或本謂今从閣本

夷母今从宋書如五

策二千日如字李廷○或本謂今从閣本

先帝人夢言○或本謂今从閣本

隆其對射○或本謂今从閣本

### 南史卷三十五考證

#### 南史卷三十六

北齊唐更重之李

延

壽

撰

#### 知列傳第三十六

羊欣

羊玄保

子戎  
子希

沈演之

子勃  
孫顛

憲孫浚

演之從祖弟子憲

江夷

子湛  
孫敷

憲孫浚

敷子禧

夷弟

子智深

江秉之

孫謚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

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

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

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

乾隆四年校刊

南史卷三十六

知列傳

一



南史卷三十六 列傳  
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  
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  
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  
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  
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  
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  
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立輔政以  
欣爲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立覺其  
此意愈更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  
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欣就職少日稱

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  
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  
卽板欣補右軍劉藩司馬後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  
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  
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爲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  
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  
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  
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  
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  
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

武帝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  
譽多欣位河東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  
侍郎玄保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  
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  
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  
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門侍郎善弈棋品第三  
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  
式之爲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  
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

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爲苦又尋此制  
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  
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常吳  
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  
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  
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  
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  
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羣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  
矣衆竝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  
劭爲解孝武卽位爲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

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立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諡曰定子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立保棋嘗中使至立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棋立保嘗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立保立保謝曰臣無日禪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立保曰

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立保旣善棋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犇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立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入俗相因替而不奉爨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彊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

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彊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煥爨養種竹木雜果爲林芴及陂湖江海魚梁鱮鯿場恒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第三第四品二項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項第七第八品一項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項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

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卽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

亂卽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  
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  
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爲燕將慕容恪  
所陷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  
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  
於元帥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  
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沈氏家  
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義理業尚知  
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

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  
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  
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蕃誅劉湛等以演  
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  
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  
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  
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  
意及林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  
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  
土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山河之不開也二十一年

詔以演之爲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曄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臥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閱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長史爲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顓

顓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就之顓送迎不越閫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顓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顓亦退素以家貧仕爲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赴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顓聞之曰此讖言也旣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顓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苕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

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爲武康令以顛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卽表停之卒家所著文章數十篇憲字彥章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棋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爲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竝更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

政聲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爲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兖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彥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憲孫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竝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

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歎景知城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曰卽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勅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恥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曠立義後得殺之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敬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宋武帝板爲鎮軍行參軍豫討桓立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官後爲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蔬奠務存儉約子湛



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棋鼓琴兼明算術  
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  
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  
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  
內史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  
東海太守委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  
密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  
子祭酒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  
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  
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

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  
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爲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  
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  
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竝謂宜許湛謂許之無  
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  
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劭後宴  
集未嘗命湛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媵湛第三女欲以和  
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殺湛直上省聞叫乃  
匿傍小屋劭遣求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卽殺舍吏乃  
得見湛湛據窻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恚怒慙瑟法壽皆

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  
孝武卽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簡  
公恁位著作佐郎恁子敷西之人歟直上省闈四  
敷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  
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  
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敷歎  
曰風流不墜政在江卽敷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  
敷庶祖母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  
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  
之女大義不終褚彥回爲衛軍重敷爲人先通意引爲

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  
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高帝卽位敷以祖母久疾啓  
求自解初宋明帝勅敷出繼其叔恁爲從祖淳後於是  
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  
命未有旣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  
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人傍無葑屬敷宜還本  
若不欲江恁絕後可以敷小兒繼恁爲孫尚書參議謂  
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  
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敷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  
爲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贓利武帝

遣使檢覆數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數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中爲竟陵王司馬數好文辭圍棋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爲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數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數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

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數謝瀋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數風格不爲權倖降意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數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卽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疋子禱啓遵數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諡曰敬子子禱爲國子主舉高第

南史卷三十六 列傳  
三十一  
舊字彥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爲國子生舉高第起家祕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明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譏之爲郡舊拒之及建鄴平舊坐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舊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舊門客翟景爲子繇求昏於舊女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爲子求舊弟葺及王泰女二人竝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竝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

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故勉斥泰爲之舊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謂勉云江舊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舊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諡肅舊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舊弟曇字彥德少學涉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祿

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焉廬陵威王續代爲荊州留爲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答書乃致恨祿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

壁爲之倒迤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旣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爲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并絜臯木天賦敗船詠竝以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爲戲蒨子絜新

絜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絜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絜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半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

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書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徐州召爲迎主簿絜性沉靜好莊老立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絜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乃卒子絜亦平文會之數嘗傾恣蒨蒨雖戲絜字絜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吳平侯蕭勸各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爲尚書殿中郎

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摠預同此作帝覽摠詩深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竝高才碩學摠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之遴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脩心賦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爲始興內史會魏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爲

宮端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搃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卽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旣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爲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

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  
隋爲秦王文學卒蘇軾詩蘇軾詩蘇軾詩蘇軾詩蘇軾詩蘇軾詩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  
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竝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  
敬甚簡智深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  
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  
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  
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  
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  
固辭不拜後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

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  
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智深受好文雅辭采清瞻孝武  
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  
集智深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  
爲慙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  
知常呼已聳動愧慙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  
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  
以爲歡笑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  
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  
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是恩寵大衰出爲新

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上  
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諡智深上議曰懷上以  
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  
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  
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  
皇后筠之女也廢帝卽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深兄子槩早孤智深養之如子槩  
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正三人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迥晉太常父纂給事  
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竝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

帝時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  
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訟  
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  
唯顧顛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  
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  
海竝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  
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  
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  
遂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  
軍秉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子徽以



黨與見誅子謚

謚字令和父徽遇禍謚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爲于湖令彊濟稱職宋明帝爲兗州謚傾身奉事爲帝所待卽位以爲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謚再遷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奂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奂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

宜及咎奂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謚情款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死爲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帝領南兗州謚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遊擊將軍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貳謚獨竭誠歸事齊高帝昇明元年爲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謚所建也事寧遷吏部郎齊建元元年位侍中旣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謚爲長

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爲左戶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  
主帥悉以委謚尋勅選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  
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  
帝崩謚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卽位謚  
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預謚詣豫章王疑請問  
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  
謚爲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弈棋占卦  
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謚前後  
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罌盛藥鳩之子介建  
武中爲吳令政亦深苛人門榜死人髑髏爲謚首介棄

官而去二十六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  
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  
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  
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  
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弈世載德斯  
之謂焉而撻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爲敗然則士之成名  
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蹤古烈令和窺  
覘成性終取躓於險塗宜矣

與劉封殊類雖似然宜身

與費淵淵而巳支那昔介普美吳以岳親古際命味與

之爾蓋而繼爾外嘗研又以及兼為然限士之知首

與爾昔昔人矣效效自晉次刺兼鼓休斜襄世輝蔚湛

與後參謝將與想君開蓋秦時與爾其爾就續高風

餘賢之似其升世時五爾而當之以美其其其其其其

谷也然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齋口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南史卷三十六

南史卷三十六考證

羊玄保傳祖楷○楷監本作楷今从閣本

江秉之傳元凶殺徐湛之子徽以黨與見誅○上云秉

之子徽則此子字疑衍

宗

沈慶之字

亂使其眾寇

勇聞荒境

四十未節

蠻有功遂即

南史卷三十六考證

南史卷三十六考證

九

南史卷三十六考證

羊支對軒脈淋○州蓋本并許今人問本  
王秉之對示凶蘇翁蘇六千端以蘇與貝精○土云秉

南史卷三十七

齊人唐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七

沈慶之

孫昭略

子文季

弟子文秀

宗懋

從子夫

攸之從孫僧昭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  
亂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  
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  
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  
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

竟陵太守伯符板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屨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

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爲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

大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竝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都下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碣磔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弔人虎牢洛陽自

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碣磔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碣磔慶之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竝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

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  
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  
耳學也立謨自以退敗求成礪斌乃還歷城申坦垣  
護之共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  
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  
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謹動羣蠻自淮汝間  
至江沔咸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  
竝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羣帥  
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  
自建鄴還陳元凶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

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竝易與耳今輔順討  
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  
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  
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  
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  
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卽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  
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  
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唇齒然  
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  
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

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  
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旣集假慶之爲武昌內史領  
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竝勸卽大位不  
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  
無忌白之孝武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尋出爲南兗  
州刺史加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  
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  
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  
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爲侍中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

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  
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  
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南兗州刺史加  
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  
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  
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  
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壘造攻道立行樓土山  
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  
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  
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



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  
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  
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  
爵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  
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  
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  
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  
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  
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  
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

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  
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  
門同開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  
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  
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  
十數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  
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  
妃上孝武金鏤七筋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  
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  
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

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竝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竝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卽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幟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竝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

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慶之旣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視諸沈爲劫首者數十人悉患之慶之詭爲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廢帝狂悖無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

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衆軍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齋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贈賻甚厚遣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諡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卽位追贈侍中司空諡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羣

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祕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略其妻爲中書散騎中昭略字茂隆性狂僞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

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已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昇明末爲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止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爲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爲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汝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爲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

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邪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爲又絕吭而死時人歡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自卿書蓋出汝興與太常昭光同姓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碁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爲黃門郎領長水校尉

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  
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褚  
彥回求幹事人爲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  
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  
墓展哀元徽初自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  
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  
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  
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  
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  
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

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  
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  
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立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  
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爲其  
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  
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  
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  
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  
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  
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彥回竝善

瑟瑟酒闌彥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  
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  
仲容之德彥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  
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  
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  
善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  
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儁  
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  
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答  
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建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

爲憂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  
百姓無所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光反  
其夜遣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  
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  
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佗辭終  
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  
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  
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  
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於華林省  
死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諡曰忠憲公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  
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  
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衆力圖之慶之  
不從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閣江方興領兵誅文秀  
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  
州刺史薛安都竝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召  
之便歸命請罪卽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  
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  
白曜援之及至而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  
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爲魏所剋終于北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宋衡陽王義  
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  
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  
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  
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  
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  
口建義授南中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  
創事寧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  
馬行參軍晉時都下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  
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

岸會稽孔璪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  
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  
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  
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  
中兵參軍直閤與宋越譚金等竝爲廢帝所寵誅戮羣  
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帝卽位以例削  
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閤會四方反叛南賊  
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  
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  
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

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  
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  
鋒都督失夫人情收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竝安之  
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  
駭竝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  
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  
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  
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各位相亞必不  
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  
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旣出諸軍主竝尤之攸之曰



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  
明且進戰自寅訖午大敗賊于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  
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  
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  
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  
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顛復  
率大衆來入鵠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鵠尾上據  
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  
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顛駭懼急追胡  
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顛

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  
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  
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  
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  
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爲政  
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  
達吏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  
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  
守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  
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秦豫

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竝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土搔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沉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

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言沈丞相送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檢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闖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時有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

南史卷三十七 及傳  
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攸之馬鞍怒索刃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二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鄣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卽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剗斫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卽起兵乃

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

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鱣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爲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狍薦食旣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苟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歡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

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旣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郢荆三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

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  
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  
乃投水死又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  
爲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  
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  
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  
邊公何爲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荊州舉義兵匡社  
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  
謂之爲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  
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

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  
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  
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  
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廢  
帝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  
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  
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  
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  
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  
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

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答曰士爲知己豈爲君輩所識  
遂伏誅攸之景和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  
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竝養  
之宮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  
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爲義興公主後僧昭別名法  
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  
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太山錄事幽  
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  
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  
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

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  
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  
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爲  
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  
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  
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旣不獲許  
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  
少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  
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必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

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竝以文義爲業少文旣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而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府主簿與愨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愨知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愨自奮願行義恭舉愨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

遣愨愨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愨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愨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愨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孝武卽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愨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軍人串噉

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  
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  
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慤  
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  
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  
宗慤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腳折不堪  
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  
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卽位爲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諡曰肅侯配食孝武廟  
庭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慤從子夬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  
議參軍夬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爲驃騎行參軍時竟陵  
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竝見圖畫夬亦預焉齊鬱林之  
爲南郡王居西州使夬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  
焉時與魏和通勅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  
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夬仍管書記太孫  
卽位多失德夬頗自疎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  
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夬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  
以爲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引  
爲別駕梁武帝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夬



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  
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  
監三年卒子曜卿嗣父與世宗以獻王景齊地帝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  
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  
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  
易知也諸子才氣竝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  
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  
夢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夫蹈履清  
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南史卷三十一

南史卷三十七

南史卷三十七

友傳

三

其同郡樂議

委代武帝

監三年卒

論曰沈慶之

見其其識

鼎之位已

易知也

地處

夢代德

南史卷三十七



